

东山县中小学德育教材

谷文昌的 故事



东山县教育局 编

东山县中小学德育教材

谷文昌的故事

顾问：李 斌 林贤丽

编委会主任：朱华彬

编委会副主任：王建筹

编辑：陈添镇

东山县教育局 编



录

前言	(1)
搏击风沙	(3)
奋战八尺门	(8)
“谷满仓”	(11)
木麻黄树缘	(15)
两棵树与一千棵树 ...	(19)
海水风波	(22)
神奇的两个字	(26)
酒和牛奶	(29)
大家和小家	(32)
车票	(34)
谷县长请客	(36)

谷政委关心我们的成长 ...	(38)
上学记	(41)
一碗米饭	(43)
一斤饼干	(45)
请省委书记吃番薯 ...	(47)
谁请客谁出钱	(51)
看病	(53)
谷书记的“专车”	(55)
不添木家具	(58)
父爱	(60)
父亲留给我们的财富 ...	(63)



前 言

谷文昌同志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牢记宗旨、一心为民、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了毕生心血和全部忠诚。谷文昌同志的奋斗历程,处处闪耀着一个共产党人的人性光辉,由此留下了许许多多感人至深的生动事迹,积淀成人民群众广为传诵的精彩故事。

这些故事,是谷文昌同志的生动写照,是谷文昌精神的重要载体,也是广大群众,尤其是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教育素材。为深入学习和弘扬谷文昌精神,使谷文昌事迹及其精神成为我县人民代代相传的文化记忆,提升中小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我们决定在全县中小学开设专门的德育课程,收集、编撰《谷文昌的故事》读本,并以此献给谷文昌同志诞辰 100 周年。

本书编撰中,我们以《谷文昌勤政廉政小故事》(中共东山县纪委、东山县监察局编)为蓝本,同时参考了《谷文昌精神读本》(中共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东山县委宣传部编)、《谷文昌精神读本》(中共东山县委宣传部编)、《绿色丰碑——东山谷文昌》(黄石麟编著)、《永远的谷文昌》(中共福建省委宣传

部、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中共福建省委省直机关工委编)等文献资料,并立足于“故事”的文体特点,着眼于少年儿童的阅读特点和阅读兴趣,对上述文献中的有关素材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综合整理和修改润色,努力做到既尊重史实,尊重原作的基本情节,又着力突显谷文昌同志的光辉形象,突显故事作品的生动性,突显少年儿童的可读性。在封面设计和内页插图中,我们还仿照利用了《谷文昌——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县委书记》(共青团漳市委、东山县学习弘扬谷文昌精神活动办编)的设计和图片资料。我们在每则故事的篇末都注明原作者或资料来源,以示对原作者和原作的尊重。由于时间和联系等方面的限制,我们没能和原创单位和原作者一一联系并征求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谢忱与歉意。

作为少儿教育读本,本书的编撰是一次新的尝试,同时由于编者水平及时间等方面的限制,本书难免在史实、叙述和编排等方面存在诸多缺点与不足,恳望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也希望广大师生在教与学的实践中予以检验与完善——愿我们共同努力,发掘更多、更好的谷文昌故事,持久、广泛地讲好谷文昌的故事!

编者

2015年9月

搏击风沙



“春夏若旱灾,秋冬风沙害。一年四季里,季季都有灾。”昔日的东山岛,是一个光长风沙不长草的地方。每年6级以上大风多达150多天。每到秋冬之际,7-8级甚至11级的强大东北季风,刮得全岛飞沙走石,黄尘蔽天。大风卷起座座沙丘,掩埋大片田野,吞没整座村庄。虽然全岛面积25万多亩,但耕地只有9万多亩,寸草不生的沙荒地却有3.5万多亩。群众中流传这样的歌谣:“睡是珍珠铺(床上有沙),走是倒退步(大风一来,人行走时反被风刮得后退),沙配番薯箍(吃的番薯也拌着沙),猪牛屋上走。”(因为屋顶与沙齐平)。不少农民终年吃不上一顿大米饭,一生没有穿过一双鞋。逃亡到海外谋生的占了十分之一,出外当乞丐的不计其数。

面对百姓，面对风沙肆虐的荒凉景象，谷文昌寝食难安。“要挖掉东山的穷根，必须先制服风沙”。他义无反顾地带领东山军民迈上与风沙搏斗的漫漫征程。

天寒地冻，风狂沙飞。谷文昌率领县林业科的同志，一步一个脚印，逆着风向探风口，顺着风向查沙丘。凛冽的风沙，打在脸上，扑进眼里。他眯着眼睛，捂住脸部，侧着身子，顽强地走在队伍前头，用血肉之躯，去感受狂风的力度，飞沙的流向。渴了，沾一沾行军壶里的冷水；饿了，啃一啃冰凉的馒头。从苏峰山到澳角村，从亲营山到南门湾，谷文昌踏遍了东山的412个山头，把一个个风口的风力，一座座沙丘的位置详细地记录下来，绘在图上。

风晨雨夕，谷文昌和县委一班人深入乡村，走进千家万户，和老农们促膝长谈，共同制订了一套套治理风沙的方案，雷厉风行地开展了一次次与风沙搏斗的行动——

沿用老习惯搬沙。千万个东山愚公持续苦干两三年。可是，一起风，沙尘铺天盖地，卷土重来。

尝试植草种树。十多个树种，十多万株苗木，刚种下时生机勃勃，青翠欲滴。可是大风一刮，绿色的希望又被埋没。

发动群众筑挡沙堤。花了几十万个劳动日，风口地带筑起了两米高十米宽的挡沙堤三十九条，共二万二千多米。三年期间，东山县委先后八次组织全县人民抗击风沙大行动。可是风雨无情，仅过一年，挡沙堤崩垮了。

一连串的努力，一连串的失败，灾荒和贫困依然笼罩着东山。风在呼号，百姓在叹息。“神仙也治不住风沙！”人们摇头。谷文昌忧心如焚，县委一班人苦苦思索。

1957年，白垵村飞沙滩挖出泥炭土。谷文昌小心翼翼地捧起那黑黝黝的泥土带回家晒干放进灶膛——一朵火花，从泥土上腾起！尽管很小很弱，却分明映现出远古东山的浩瀚林海。希望之火在谷文昌心中熊熊燃烧：东山可以种树，可以种树！谷文昌，这位共产党的县委书记用生命作为抵押，指天为誓：“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

一个月后，播撒绿色希望的树种又跃入眼帘：白垵村沙丘旁，摇曳着3株挺拔的木麻黄。这是农民林日长3年前扫墓路过西山岩林场时，顺手拔回来种上的。风吹沙压，这绿色的生命竟然倔强地冲破沙层，长得又高又大！谷文昌动情地抚摸着木麻黄那粗壮的树干，惊喜的目光，凝聚在绿丝绒般的叶梢……第二天，他把正在县里参加扩干会的300多名干部拉到木麻黄树下：“木麻黄在这里能种活，在别处也一定能种活。这三株木麻黄，就是东山的希望！”

1958年，东山县委向全县军民发出号召：“上战秃头山，下战飞沙滩，绿化全海岛，建设新东山！”3月12日起，一连四天，茫茫飞沙滩上人山人海，一片沸腾，干部、群众一天干四班，共种下20多万株木麻黄。岂料，18日那天北风乍起，气温骤降，持续一个月之久的倒春寒，再一次残酷地揉碎了东山人的绿色之

梦。

“惨啊……”面对成片枯死的树苗，东山人再一次发出沉重的叹息。“这沙滩，冬天站不住脚睁不开眼，夏天烫得可炒花生，怎能长树呢！”“沙荒能长树，鸡蛋能长毛！”人们议论纷纷。白垵村一位老农甚至跟人打赌：“这沙滩上要能长树，我从白垵翻跟斗到西埔！”

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林业技术员林嫩惠，心乱如麻，低头垂泪。他担心死苗是因为自己指导不当，辜负了全县人民的一片苦心，尤其是听了一些冷嘲热讽后，整夜辗转难眠。小林含着眼泪，向谷文昌汇报了树苗成片枯死的情况，并带谷文昌到一片沙滩上，观察那仅存的9株木麻黄。

谷文昌弯下腰，像慈母爱抚婴儿一样，对木麻黄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然后回过头，亲切地说：“小林，树是东山人的命，树死了大家心里难过，这可以理解。”他站了起来，魁伟的身躯，就像傲岸的木麻黄：“但是，你千万不要失去信心。共产党人干的是前人没干过的事业，就不能怕失败。咱们不是还活了这九株木麻黄吗？能活九株，就能活九千株、九万株，就能绿化全东山！”一个带着浓重河南口音铿锵有力的声音，回响在东山贫瘠的土地上，激励着一颗颗沉重的心。

经受了多次挫折的东山县委，更加注重科学。飞沙滩上搭起草寮，定时观察。气温、湿度、风向、风力对新植木麻黄回青、成活的影响，全部记录在案，从而总结出沙地木麻黄“造林六大

技术要点”，印成小册子，分到各大队、生产队。白垵村北面，谷文昌和村林业队一道，种下 20 亩丰产试验林，为全县提供示范，催生了一个个孕育绿色希望的苗圃。同时，一项新的政策深入人心：全县造林，国造国有，社造社有，房前屋后植树归个人所有！它如同春风一般，激发了全县群众造林爱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1959 年 12 月 20 日，在全县军民植树造林誓师大会上，谷文昌代表县委提出绿化东山的目标：“举头不见石头山，下看不见飞沙滩，上路不被太阳晒，树林里面找村庄”，要求全县人民每人种 50 ~ 100 棵木麻黄。第二年夏季，每逢雨天，有线广播马上播送造林紧急通知，东山县各级干部率先冲进雨幕。百里长的海滩上，布满了造林大军，歌声与雨声齐飞，汗水与雨水交融！连续三年，三个夏季战役，东山人民造出了 150 公里长的 175 条林带。一条条绿色长龙，蜿蜒在海岸线上，拱卫着田园村舍。千年肆虐的风沙，终于被英雄的东山人民抵御在海岛之外！

（原作者：张红等）



奋战八尺门



昔日的东山岛四面环海，滔滔的海水无情地将东山与大陆分隔开来，交通只能靠船舶。俗话说：“跑船骑马三分命”。海上不时发生船翻人亡的事故，酿成了一起起的人间悲剧。多少年来，海岛人总是梦想着，有一天天上的玉皇或哪一路神仙为东山架起一座彩桥，把东山与大陆连接起来。但是，年复一年，梦还是那个梦。面对滚滚波涛，人们只能望洋兴叹。

1959年夏天，谷文昌到后林大队指导工作，看到群众排着长长的队伍在等候渡船，看到摇橹前进的渔船在风浪中颠簸的一幕幕情景。他陷入沉思：“不建造一条连接大陆的长堤，是很难发展海岛经济的。”他指着大海，对身边的干部、群众说：“我们一定要征服大海，在海上筑起一条海堤，让咱们东山岛与大陆

连接起来。”听到谷文昌书记这番话，大家高兴地欢呼起来：“咱们世代代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今后大家不用再为过渡犯愁啦。”这时，一只渡船靠岸了，谷文昌走上前去，扶住一位正要下船的老人，愧疚地对老人说：“我没有当好县委书记，连累大家整天只能靠渡船往来，大伯，相信共产党会让咱们有更好的渡海道路走！”又有几个游泳渡海的小伙子走上海岸，谷文昌亲切地拍着小伙子湿漉漉的肩膀，说：“孩子，你们受苦了。”向着北边大陆方向，谷文昌凝神伫立着，过了好久，才若有所思地迈开步。

回到县委，谷文昌立即与县委、县政府领导讨论，并作出决定：在后林大队东山与大陆最近的八尺门修筑海上长堤，以改善对外联系，解除群众舟楫之苦。随后谷文昌亲自带领技术人员到八尺门勘测，下水测量水位，与技术人员设计长堤的建设方案。

那时，东山经济不发达，又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修筑一条长堤谈何容易？有人开始打退堂鼓，私下劝谷文昌放弃这个计划，等将来经济搞上去，再来建造。谷文昌坚决地说：“人民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克服困难、勇往直前。当官不为民着想，革命要干啥。”他亲自拟写请示报告，请求上级领导批准和支持。

八尺门长堤建设正式动工了。谷文昌亲自担任建堤领导小组组长，带着浩浩荡荡的筑堤大军向切断东山与大陆的大海开战。谷文昌指着大海，大声地喊道：“大海，你要多少沙石东山

人民给，共产党给！”话一说完，他使劲向大海投进一块镇海石。岸上的干部、群众也纷纷向大海投进一车车砂石，一块块石头，一袋袋砂土……



在筑堤工地上，谷文昌经常吃住在简陋的工棚里，同农民一起挑沙石，一道扛石板，与技术人员研究筑堤方案，与指挥

部的干部一同抓管理。在谷文昌的引领下，八尺门工地全体干部和民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干部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工地上见不到随便丢弃的一段绳子，一个打石头的铁箍，甚至一个铁钉、一条黄麻。在艰苦繁忙的劳动中，谷文昌好几次累倒了，可他还是坚持住在工地，指挥填海筑堤。难怪人们提起当年筑堤的壮举，无不感慨地说：没有当年谷书记的决心，就没有今天八尺门海堤。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1961年6月，筑堤大军终于制服了大海，筑起一条长569米，堤面宽7米的长堤，从此结束了东山人民出入八尺门靠渡船的历史，圆了一代又一代人孤岛变半岛的梦。而这条卧海巨龙，国家仅投资173万元。

（原作者：林定泗）

“谷满仓”



1969年冬天,谷文昌和他的爱人史英萍被下放到闽西山区宁化县,安置在禾口公社红旗大队。这里,路隘林深苔滑,一个山穷地瘦的小村子,700多号人口。谷文昌夫妇到红旗大队正值冬天,田里一片荒芜。大清早,男人们就偷偷溜到外村打短工卖手艺混口饭吃;女人们则背上砍柴刀或锄头,钻进大山割春笋刨山芋。至于孩子们,脸黄肌瘦,鼻子底下流着青色的鼻涕,眼里挂着泪花,带着乞求的眼光,怯生生望着谷文昌夫妇。

山村的第一夜,谷文昌怎么也睡不着。见爱人老史也眼睁睁地看着他,就说:“老史啊,这地方太穷,咱们有责任改变它呀!”老史一边点头,一边忧心忡忡地说:“可咱们是下放劳动,改造来的啊!”“下放劳动改造又怎啦?咱是共产党员,总不能

看群众挨饿啊。这样饿下去，人家怎么看咱共产党呢？”“可是，地方领导都在，不是咱能插手的啊！”“这哪里是插手！看着群众在挨饿，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有责任解救他们！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关心群众的利益，我们还叫什么共产党？”老史没有再说话，她知道丈夫的脾气：认定了这个理，十头黄牛拉不回。

天一亮，谷文昌就找到了红旗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定乾，“老王啊，你能不能叫几个大队干部，带我到四处转悠转悠？”“行，只是山区没什么好玩的。”王书记回答得很干脆。谷文昌在王定乾等大队干部陪同下，扛着锄头，向田间进发了。大队干部感到奇怪：怎么新来的下放干部不玩山，却要下田？

红旗大队，层层梯田散落在大山之间。谷文昌爬到最高的梯田处，一会儿看看水渠中往梯田里淙淙流去的溪水；一会儿走到荒芜的稻田中，随手抓起稻草，仔细端详。大队干部们你看我，我看你，来往都是诧异的眼神。又一会儿，谷文昌蹲下身子，伸出拇指和中指量水稻头的株距和行距，又挥起锄头，在田间刨刨，再用手捏捏泥土。这回，随同“玩山”的大队干部看懂了，知道谷文昌这是在做农田调查，便开玩笑道：“老谷啊，咱红旗大队，红旗倒是挺红，可山田却是白瘦的。”

“玩”了一整个上午的山，谷文昌对王定乾说：“老王啊，什么时候开大队干部会议，也让我参加参加，行吗？”王定乾被谷文昌的诚恳感动了，大声说：“行！老谷，今晚就开，请您给我们

指示指示!”当晚,大队干部会议开了大半夜。会上,谷文昌慷慨陈词:“今天上午,我和各位领导看了咱大队的所有稻田,下午我还看了咱大队的收支账簿、肥料和农药的使用情况,也看夏秋两季的收成,知道咱队里粮食单产才300多斤,每人一年的口粮不到300斤。在我看来,咱红旗大队,红旗虽红,生产问题却挺大,群众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



六十年代初,谷文昌在东山脱北村播种。

一语惊四座,大队干部们屏息聆听这个下放干部的分析:“群众粮食不够吃,原因在哪里?不是我们社员没有干劲,问题出在水稻种植的方式不合理。一是稻田

串灌,二是水稻高杆疏植,三是长期使用化肥,造成土壤板结。”

谷文昌继续分析:“稻田串灌,就导致肥料流失;种植水稻高杆品种,势必导致倒伏;水稻疏植,植株就少,当然就少结穗;土壤板结,地里空气不通,没有肥力,这样的稻田,不减产才怪。怎么办?我建议:第一,改串灌为轮灌,使肥料不致随水流失;第二,改用低杆密植,使水稻不致倒伏,增加结穗数;第三,少用化肥,多施农家肥。前两项好办,第三项做起来很难。我老谷,是有25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愿意带头积肥。”谷文昌的发言,让

红旗大队的干部们打心眼里佩服。闽西山区冬夜的寒风，阻挡不住这小屋里人们心头徐徐升腾的暖流。大家都说，咱队下放干部老谷，是实干家，是水稻专家。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谷文昌帮助大队组织了积肥专业队，积攒农家肥、沤制绿肥，他还在县直机关联系了一些单位，作为红旗大队的积肥点，派专人在县城积肥，隔几天就用拖拉机、板车将肥料运到田间。谷文昌以身作则，每天天刚放亮，村边路旁就闪动着他的身影，一手拎粪箕，一手持粪铲，捡拾猪粪、牛粪、狗粪。捡粪归来，头发上、眉毛上挂着洁白的霜花。老史也早早晚晚去捡粪、积肥。在七个多月里，他们为集体积攒了一万多公斤优质肥。

农业生产，谷文昌样样内行。每天晚上帮助队干部计划生产，安排农活，白天同社员一起劳动。插秧时节，到田里挑秧送秧，身上溅满了泥水；耘田时节，参加田间管理，手拿放大镜与技术员一道观察病害情况，及时防治；双抢时节，天不亮就敲大锣，组织群众出工。群众说他是手不闲、腿不闲、目不闲的干部。

这一年，红旗大队摘掉了落后帽子，水稻亩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500多公斤。黄澄澄金灿灿的稻谷，满囤满仓，以往半饥半饱的日子从此结束了。广大群众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大家都说：“谷文昌——谷满仓！”“若不是老谷，我们还得饿肚子。”

（原作者：林定泗）